

凡人  
脸谱

## 娘做的憋辣菜

□赵玉霞

最近天气冷暖无常，一不小心又感冒了，鼻塞头疼，工作没有劲头，吃饭也没有胃口。整日恹恹欲睡，整个人都没了精气神儿。

昨天下班回家便躺在床上，打发孩子去姥姥家蹭饭。吃过饭，母亲送孩子回来，见我蔫蔫的样子就说：“不吃饭，病更不容易好。我给你做点憋辣菜（辣菜丝）吧，既能通鼻塞还能开胃。”我笑母亲有点小题大做：“不用不用！妈，你自己的事儿就够多了，还得帮我弟看孩子。我就是个小感冒，用不着兴师动众。”母亲答应着，嘱咐我多喝水、多睡觉，便回家了。

今早五点半，我像往常一样准时起床，按部就班准备早餐。刚打开厨房的灯，就听到楼道的脚步声和紧随而来的敲门声，我知道是母亲来了。

门一开，母亲将手里大大小小的餐盒与保温桶递过来。“姜汤，趁热喝！饺子，刚出锅的！黄色餐盒里的是憋辣菜，一会儿吃点！”我接过来，母亲转身

去换拖鞋，她的围巾靠近嘴巴的地方都被呵出来的热气打湿了。我说，哎呀妈，你可真是卡点啊，我这刚要做饭。“我在楼后面看到你家灯亮了，知道你起来了。这不就是怕你做重了饭，才掐点上来的嘛！”

我把餐盒放在餐桌上，往后窗看去，小区的路灯还亮着，楼间连着的几道电线被风吹得左右摇晃，衬得屋里暖和和的。我轻声叹了口气——显然，母亲已经在外边等候多时了。

母亲放好围巾外套，喊女儿起床，然后小声对我说：“你赶紧喝了姜汤，收拾自己去，餐桌这儿我来。”这个早晨幸福来得有点突然，被幸福包围的我，顿时觉得浑身轻松。我哼着小曲完成了洗漱，对正在起床的女儿说：“今天我也要享受一下被妈妈宠爱的感觉喽，不像有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妈，你真好！有妈的孩子真是宝啊！”女儿调侃道：“哎呦，还撒娇呐！这么大了还要让姥姥照顾，也不害臊。”母亲说：“乖孩子，快起床，

快收拾。你妈不舒服，别让她上火。”

等我和女儿坐到餐桌前时，母亲已经将桌上摆得满满当当：两盘饺子、两碗小米粥，最招眼的是一碟憋辣菜——细细的油亮亮的辣菜丝条条匀称、松散舒服地静卧在白瓷碟里。“你还真做了憋辣菜啊！”我惊呼。“快吃吧，憋了一晚上了，现在应该正是好吃的时候。”母亲不以为意地说，“吃点拱拱鼻子，还开胃。多吃饭，病才好得快。”她边说着，边坐在一旁，并没有和我们一起共进早餐的打算。我知道，她是要亲眼看到我吃她做的饭的享受样。对她来说，这何尝不是一件享受的事呢！

我和女儿不约而同地各夹起一撮瓷碟里的憋辣菜。“哎呀！爽！够味儿！”我和女儿几乎同时泪流满面地喊道。

母亲看我们两个人的样子，非常享受地哈哈大笑。我也哈哈大笑：“妈，真够味！”然后，我的眼泪和鼻涕便流得更加肆无忌惮了。



## 少年和大雁

□赵文芹

少年的我们，总是挖野菜、拾柴草，奔波在原野中。无边的绿色、潺潺的流水，天边的云朵、霞光，无不化成能量，滋润我们的心田。大雁，更是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无限想象。

每当天边掠过“一”字或“人”字的雁阵，我们便在原野上欢呼雀跃，喊着：“雁雁雁，雁雁雁！给你个针，给你根线，绣个花鞋看看！”甚至把自己脚上的鞋脱下来，抛向高空，仿佛大雁会听懂，然后下来参照那鞋子做出一双绣花鞋一样。

一开春，大雁就飞回来了，它们成群结队地在麦田里落下，吃那青嫩的麦苗。这种鸟很奇怪，总是边吃边排泄，仿佛一头吃进去另一头就拉出来。农民并不担心大雁吃麦苗，相反，大雁的啄食会促进麦苗的分蘖呢！雁屎也不脏，相当于粗加工的麦苗，绿绿的、

一根根，并不稀软，拿在手里也不变形，捡回去便是农家喜欢的猪饲料。

每当有大雁在麦田里落下，挖野菜的孩子就顾不得干别的，悄没声地赶到大雁的后面拣雁屎。几十只甚至成百只大雁嘎嘎地叫唤，一边啄吃着，一边排泄着。它们在麦田里吃一会儿就挪挪地儿，蹦跶到不远处再吃、再拉。孩子们并不惊扰它们，只管相隔一段距离悄悄捡它们的粪便。如果大雁不急着想飞走，孩子们的提篮里很快就会盛满碧绿的雁屎。

有时不知为啥就有大雁纠斗起来，投入战斗的大雁拍打着翅膀、直着脖子，在麦田里团团转着，寻找一切进攻的机会，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。别的大雁并不在意，个别的会抬起头来叫唤一声，仿佛在说：“别打了，快点吃饱好赶路啊！”

斗斗者很快就结束战斗，低下脖颈吃起大餐来。也许，它们清楚：目的地还远着呢，再不补充给养就会掉队的。

通常，大雁会逗留几十分钟。当它们吃饱后，就会互相招呼着，扑啦啦飞起来，边飞边在半空中编好队形。然后，由头雁领着，舞动双翼逶迤而去。

彼时，孩子们会暂停手中的活，仰头呆呆地望着，直到那黑色的“一”字或“人”字隐没在深蓝的天幕里……

等到麦苗有小腿一半高、棉衣都脱下来时，碧空中的雁群就过完了。大雁在北方有一个遥远的故乡，传说苏武曾在那儿牧羊。那个地方叫北海。

一年又一年，大雁来了又走。少年的我也早已长大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绿的海洋。可不管在哪儿，每到那个季节，我总会下意识翘首遥望，寻觅那天边的雁阵。

## 柿柿如意

□张秀平

邻居冯婶，是一位和蔼可亲、忠厚老实的农村老太太，快九十岁了，走起路来还是稳健有力。冯婶年轻时勤俭持家，日子虽不宽裕，但孩子们穿着都很整洁。她话语不多，待人友善，左邻右舍做家务或针线活时，常会得到她无条件的指点和帮助，为此大家都很敬重她。

冯婶院子里有棵柿树，春风吹绿了小草，吹醒沉睡了一个冬季的小动物们。柿树也伸伸懒腰，抖抖枝条，冒出嫩绿的叶芽。在春雨的滋润下，叶芽一天天长大，开出一朵朵小花。冯婶告诉我，若想让柿树结出又大又多的果实，必须在初春时节用砍刀把树干底部厚厚的树皮进行环剥。哦，难怪柿树的身上总是伤痕累累，不解其意的人看了还真是很心疼呢！

经过一个漫长的夏季，柿树汲取了天地精华，长得分外茂盛，树叶足有半个巴掌大，一层蜡质把叶子涂得油光发亮。风儿吹来时，哗哗作响，仿佛为冯婶这个大家族的繁荣兴旺而鼓

掌。不知不觉秋天到了，树上挂满了柿子，由青变黄，到深秋时节就变成了满树的“红灯笼”。馋嘴的鸟雀们频繁光顾，专门吃熟透的柿子。冯婶看见鸟儿吃柿子，不但不轰走，反而怕惊扰它们！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吃吧，谁吃也是吃。吃了甜甜的柿子，柿柿（事事）如意！”

眼看霜降到了，柿树上的叶子慢慢落光，满树的柿子似乎在等待谁的到来。哦，原来柿树和冯婶心有灵犀，知道她在盼着孩子们回家，品尝甜甜的果实呢！

盼了一天又一天，终于盼到了周末。“吱扭”一声，大门开了，冯婶透过窗子，看见孩子们提着大包小包回家了，连忙快活地从炕上下来，迎接大家，欢声笑语瞬间充满了农家小院。稍作休息，冯婶开始吩咐儿孙们动手采摘柿子。年轻力壮的立刻自告奋勇，支好梯子，爬上柿树，边摘柿子边称赞：“咱家的柿子树年年丰收，柿柿如意

啊！”大家做好分工，有的负责从树上往下传递，有的负责往筐里分类摆放。很快，柿子就被摘了满满两大筐。冯婶吩咐晚辈们分给左邻右舍，其中送给我家的就有二十多个！这红红的柿子虽不值多少钱，却代表了冯婶浓浓的心意，象征着珍贵的邻里情。

柿子刚采摘下来还不能直接食用，要用热水或高度酒蘸一下，装在袋子里攥一段时间。要是嘴馋着急吃，可以把柿子和熟透的苹果混放在一起，过十几天即可食用。当然，现在已有了品种被改良过的柿子，只要熟透就可以直接食用。

这次摘的柿子，到下一个周末正好就可以吃了。孩子们都说下周末还要回来，一家人就可以围坐在一起品尝甜甜的柿子了。

柿子甜甜，柿柿如意。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事事如意，祝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好，愿天下老人像冯婶一样健康快乐！

## 琅琊放歌

### 寒秋里的吟唱

□董纪续

秋风是一场告别的仪式  
背景是渐变的  
是煦暖，是苍凉，是肃杀  
是残缺的飒发出的呜咽  
是断弦的琵琶弹出的别离  
节气告别节气  
当下告别过往  
仪式在哀婉的词律里落下帷幕

秋风是一首古老的曲调  
在河涓的蒹葭上起舞  
在凄寒的山谷里试音  
在南飞的雁阵里做平仄的调衡  
这一切在诗经里早就被演绎  
一个个轮回里  
那都是萧萧兮易水的味道

秋风里同样孕育着希望  
驻风者满载千年深秋的祝福

### 枝头的暗香

□麦笛

在秋色里渐渐枯瘦的  
不只是一泓秋水  
还有寂寞的莲蓬  
以及一尾曾跃动在月光中的鱼

风声掠过东篱  
那些金色的、白色的花瓣  
就是霜色已深的最好注脚  
荆棘丛里簇生的果实殷红如血

有人在遥远的楼台上抚弄箫琴  
仿佛留恋最后的芬芳月色  
我仰头迎接那一滴冰凉的清澈  
隐隐嗅到枝头的那一缕暗香

### 逐光

□徐永芳

冲出高楼的影子  
如鹰般飞速贴近太阳  
紧随奔跑的追梦人前进  
此时，我没有退路

一朵花在暮秋悄然绽放  
顽强的事物从不解释自己  
只在温馨的地方展现

驱逐夜幕下的黑暗  
天空派出了大面积的蓝  
无需开启指南针  
便会向着光明的方向追逐

### 荒漠的绿洲

□蔡同伟

一方方绿色地毯  
铺展茫茫荒漠上  
盎然的生机 蓬勃的希望  
为无垠苍凉的版图  
涂抹出鲜亮风光  
青葱的意志 滴翠的志向  
应对干旱的淫威  
抵御风沙的猖狂  
诠释生命的顽强  
昭示一种精神和力量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  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